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二十二回 假道童韓府喪命 死乞丐法場受刑

話說韓生見承光怒打道童，連忙上前勸解，小塘言道：「這孩子論來該打，且看韓賢弟分上，饒了他罷。」承光故意的把假怒收了，說：「只是便宜這個頑皮。」言罷落坐，四個人彼此敘讀，這且不提。且說道童站了會子，把書童拉到二門外頭說：「咱們頑罷。」書童說：「怎麼頑呢？」道童說：「咱說大話頑罷，誰比誰說的大，誰打三刮子。」書童說：「我就先說。我是個財主。」道童說：「我是大官員，管著財主。」書童說：「我是個皇帝，又管著官員。」道童說：「我是個神仙，不服皇帝所管。」書童說：「我是個玉皇大帝管著神仙。」道童說：「我是玉皇老子。」書童說：「我是玉皇老子的老子。」道童拍手大笑，說：「你輸了，從沒見有老子的老子，過來受刮子罷。」道童就要去打，書童不服，兩個人你爭我嚷，立時反目，打將起來。

小塘四人正然閒談，聽的外面連聲吵嚷，四個人出來一看，乃是書童與道童廝打，韓生上前把書童拉開，搗了幾掌，才要去安置道童，只見那道童往後一倒，絕氣而亡。承光一見故意的雙腳亂跳，說：「韓慶雲我把你這個沒規矩的惱徒，你奴才打傷人命，該當何罪？咱二人同去見官，我看你這個秀才有什麼能處！」說罷，拉住韓生往外就走。小塘上前勸道：「微賢弟，你且撒手，咱到書房之中有話慢慢商議。」承光聞言將手放開，回到書房之中，小塘向韓生言道：「韓賢弟，你惹的這禍不小，你約束不嚴，使書童打死道童，微賢弟豈肯與你干休，縱然微賢弟不告你，也不能私了這個人命。依著我說，你不如同俺出家，天下雲游，也就沒有事了。微賢弟的話是好說的。」韓生說：「仁兄這話小弟不敢從命，我想出家人賴教乞食，除非是精一無二的人肯去走此道，小弟雖不算是財主，也還頗可過了。等著時來運轉，一舉成名，還要改換門風。今日縱然不依，就是成了官司，小弟也是不出家的。」小塘聽說哈哈大笑說：「賢弟，你也太癡心了，既然不願出家，跟我出去把那道童看看再作商議。」言罷四人出了書房，小塘用手把道童一指，說：「韓賢弟，你看那個道童是什麼東西。」韓生走到跟前，低頭一看，並非道童，原來是個中箭而死的兔子。

韓生看了，呆呆的只是發怔。小塘說：「賢弟不必疑惑，無非是與你取笑，算是官司結了案吧！」言罷一齊大笑。韓生這才知道是小塘弄的法術，說：「兄長，叫你嚇殺我了！寧可是取笑罷，不是真的才好。」四個人說笑一回，到了書房之中，用了晚飯。天晚各自安歇。

一枝梅睡了會子，聽了聽天交二鼓，將近午夜，悄悄的爬將起來，開了房門，走出去，反身把門掩上。使出當年的手段，將身一縱，跳在房上，雖有兩三層房子，哪裡隔的住他？他又在院中來過，知道景氏太太在上房內住著，約摸著細軟東西盡在上房，走到跟前，輕輕的將門撬開，掩身進去，翻箱倒櫃，將那衣服首飾銀錢等物，拾在一處，有小塘給他的神符，貼上了一道，出來將門端上，又把其他各屋內使用的東西，也俱拾在一處，貼上靈符，將他糧房中糧食囤上也貼了一道靈符。諸事已畢，找了一塊黑炭，在影壁上畫了一枝梅花，回到書房將門關上，仍舊睡覺。及至到了天明，書童把門亂敲，說：「相公，可不好了，不知哪裡來了個狠賊，把咱偷的一無所有了。」韓生聽說，魂不附體，爬將起來，開開門，往後就跑，小塘故意的驚道：「這是怎說，賢弟莫慌，待俺與你同去看看：「言罷一齊出門，來到後邊，各處裡一看，真是精一無二。急的個韓生捶胸跺腳，幾欲尋死。小塘說：「賢弟不必如此，奶奶也莫要悲傷，賊打火燒皆有一定之數，韓賢弟同我且到書房，有話和你商道。」言罷回到書房，向韓生言道：「賢弟，你昨日說若要出家，除非是精一無二，今日看將起來，乃是神差鬼使，應了你的言語。依著我說，急早回頭，同俺出了家罷。」韓生聽了，滿眼落淚，說：「兄長，我現有老母在堂，如何能以出家？縱然討飯乞食，也是不修行的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好強你，你且再到後邊看看，那賊又回來了。」韓生聞言連忙跑到上房一看。只見那些細軟東西，盡在櫃旁邊裡，接著又到各房裡看了一看，原舊物件一概不少，喜的他眉開眼笑，跑到書房說：「兄長，小弟造化多了，諸樣東西皆未拿去，如今俱已有了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有了，我們也都心淨，就此告別了罷。」言畢取過筆來，在牆上畫了一隻小船，同微、苗二人跳將上去，說：「韓賢弟，你也上來罷！」韓生擺手，言道：「小弟膽小，不能上去。」小塘說：「既不上來，我們要告辭了。」言罷拋下一個東帖，忽然不見。韓生愣了會子，伸手拾起東帖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四句詩詞，硃筆寫著：

勸你出家頭不回，閉門家內遇神賊。

偷者原來是苗慶，去觀牆上一枝梅。

韓生看罷，走到後邊，見那影壁牆上，果有一枝梅花，這才知道又是小塘弄的法術。吩咐書童把堆著的物件俱各收拾起來，見了景氏大奶奶，仍回波若寺去，這話不提。

且說小塘三人，用遁法離了隱仙莊，不消半日，早到了北直保定府交界。一齊收了遁法，腳踏平地，小塘往東北一著，見有一股怨氣，占一課，早知其意，說：「二位賢弟，我要上北京去救一位忠臣，你二人可到通州北門外店中等候。」

言罷雙足一蹀，頓時之間，遁到北京城外。手上吹了一口仙氣，往臉上一摸，當下變了形像，進了平則門一直走到四牌樓前，見有許多軍校繫下法場。走至切近，問及眾人，俱說是太常寺正堂慕懷古因得罪嚴嵩的兒子，被奸臣陷害，問成死罪，今日處決。小塘聽說，往法場一著，只見樁檟上捆著一人，面如古月，鼻似懸膽，雖然是身有大難，卻倒是並無懼色。小塘看罷點頭贊歎，回身從帝王廟南夾道出磚塔欄，過了石橋，低頭一看，見橋下有個乞丐的死屍，看了看左右無人，照那死屍吹了一口仙氣，立時變成慕懷古的模樣，爬將起來。小塘又從囊中取出一道靈符，給那乞丐貼到頭上，跟著小塘上了石橋，直奔法場而來。此時慕爺在法場以內，只等三道駕帖一到，就要開刀，小塘看了看，天將近午，急忙領著死乞丐來在法場之外，用手往西北一指，猛然間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迷人眼目，刮的劊子手、監斬官一些軍兵人等俱都是袍袖掩面，不敢抬頭。小塘趁勢領進死屍，與慕爺解了繩鎖，把死屍綁上，抓了一撮土塵往慕爺臉上一撒，借著土遁與小塘出了法場，小塘叨念真言，把風沙息了，同慕爺往通州而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風砂方定，三道駕帖已到，劊子手才要開刀，看了看，已經是個死人，連忙報與監斬官。監斬官說：「不論死活，給他一刀罷。」劊子手答應一聲，走到死花子跟前，揪住頭髮呵哧一刀，人頭落地，地下流了些紫血，監斬官驗了首級，回朝交差。

再說小塘同慕爺借著土遁來在通州北關無人之處，收了遁法，但只見慕爺昏迷不醒。小塘喚了他幾聲，慕懷古漸漸醒來，把眼一睜，看了看四顧無人，面前惟有一個儒者，心中不解，怔怔的只是發呆。小塘說：「大人不必狐疑，我學生救你脫了大難，逃到此處來了。」慕爺聞言，定醒多時，心中漸明白，向小塘言道：「先生貴姓尊名？仙鄉何處？素日並不識面，因何前來救我？還求先生說個明白。」小塘說：「學生姓濟名登科號小塘，原籍遼陽人氏，只因功名不遂，棄家訪道，曾遇真仙點化，普救眾生。今知大人有難，所以特來搭救。」慕爺說：「雖承先生的美情，只恐歹人不甘心。」小塘說：「大人無慮，已有替身，在法場受刑，包管無事，請與學生同行，再作計議。」言罷邁步，方進了店，正遇微、苗二人也是才到。四人合在一處，復出了店街。找在一塊高粱地裡邊坐下，小塘把慕爺的姓名來歷與二人說了，又把二人的姓名出身與慕爺說了，彼此謙遜了一回，小塘給了苗慶一塊銀子，立時叫苗慶買來道衣、道巾，與慕爺把囚衣換了，又叫苗慶到小店僱來四個驢子一齊騎上，直奔山海關的大道。往前行走。

小塘說：「慕大人如今要速離北直，遠走高飛，得保無事，但一路同行，須得改名更姓方好稱呼，這如今趨吉避凶，你就改名為化吉罷。」慕爺說：「多謝美言，往後就以道友稱呼。」小塘說：「化道友，你這官司倒是因何起呢？」慕爺說：「濟兄，這個官司提起來，令人可惱。當初一日，老夫下朝回家，正遇見天降大雪，轎至草帽欄，見一人凍倒雪內，是我一時起了善念，叫人把他扶到私宅，用熱湯把他灌醒，他說他是蘇州人，專會裱畫，叫作楊振，昔日因投親不遇，無有盤費，所以凍在雪中。我聽了這話，叫人與他換換衣服，留在府內，時常裱些字畫，吃穿之外，還加手工。誰知這個奴才不是好人，偶然看見賤妾玉娘有幾分顏色，他就生了歹心，不知怎的投在嚴嵩門下，在嚴世蕃跟前暗進讒言，說我藏有的玻璃盞，價值千金，叫那狗子來與我要。那狗子

聽了這話，竟自寫字差人前來。那時老夫不睬，給他來人空回。狗子因此懷恨在心，上本參我私通倭寇，朝廷不察詳細，遂至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所以綁赴法場。若非濟兄打救，早作無頭之鬼。」濟小塘三人聽了，因此嗟歎。